

# 南河之春

●侯存丰

春天是美丽的。各地的春天各有特色,像苍溪有梨花节,龙泉驿有桃花节。而广元南河有的,只是堤柳嫩枝在河面的轻轻一拂;黄昏夕照下,水中央的渔舟唱晚。平平常常,但在我看来,南河的春天是最美丽的。

清晨,随着走街串巷的小贩们的一声清喝,太阳的跃到南山山顶,温暖的光线如母亲的拥抱一样降临南河。南河顿时活跃起来,小妇人走出窗明几净

的卧室,在阳台上晾晒清洗的衣物。射击场的巷道里,菜农们摆出新鲜清爽的瓜果蔬菜,在等待顾客光临的间隙,不忘相互致意问好。南山湿地公园也从沉睡中醒来,用幽绿的灌木丛来倾听晨练老人们的喋喋岁月,用乖巧的小草来应和青年恋人关于朝阳的喁喁私语。而老鸹嘴大桥上,一人独自凭栏远眺,柔和的脸部轮廓,连着绵延的山脉,倒映在粼粼波光中,那就是我了。南河似乎在告诉我,清晨的美是永恒的。

而相对于清晨,我更喜欢南河的黄昏。

昏。迎着习习暖风,行走在南河岸边,头顶是昏黄的光线与树枝的交织,脚下是斑驳的隐约清影,使人不觉陷入想象的世界。想象着夜色中远飞的鸟儿归于巢穴,给嗷嗷待哺的幼崽衔来两只昆虫;想象着农家小院中,鸡鸭同寝,年迈的母亲就着昏昏的光线认着针眼。南河就是这样,幽幽的黄昏带着悠远的乡情。而这种乡情在春天里,会弥漫于每个角落,渗进羁旅者们的血液。来广元近四年了,在南河待了也将近四年,每年的春天,我都会或多或少的滋生这份

黄昏幽思。大概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缘故吧。

现在我没有醉,中午我喜欢坐在景观桥上的茶坊,焚香品茗,欣赏桥外春景。忽然,一辆洒水车从远景区映入眼帘,我顿时觉得,这洒水车真美啊。我又望了望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真美啊。这些平凡的存在,仿佛被南河施了魔法似的,在春天面前展现出最美的风姿。也许,这就是春天的魅力,南河的魅力。

# 城市欣闻布谷声

●李映雪

我居住在东坝城区,今年以来,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布谷鸟叫,一声声“布谷”“布谷”的叫声,不仅活跃了城市气氛,而且也唤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

我的老家在元坝区的白果山上,自幼在农村长大的我,每年春、夏季节,都能听到优美的布谷鸟叫,尤其是早晨和晚上,声音更加清晰动人,有时候我还顽皮地和布谷鸟对吼,它叫一声“布谷”,我也跟着喊一声“包谷”,心里特别快乐,干什么事情都觉得特别有劲。

布谷鸟是一种候鸟,每年春天从外地飞来,直到秋天才离开。每当到了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听到布谷鸟叫的时候,就预示着春耕大忙季节开始了。随着一声声布谷鸟叫,农民开始播

种玉米和水稻,栽种蔬菜、瓜果。所以,农民都习惯把布谷鸟称为“包谷鸟”,把它的叫声叫做“包谷”“包谷”。这种叫声伴随着每年的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从种到收,从不间断。

布谷鸟对生存环境有较高的要求,它喜欢在高山、森林和宁静的原野中生活、栖息,一般不到喧哗的城市和污染严重的厂矿以及荒漠、秃岭的地方。所以,在我进城的10多年里,很少听到布谷鸟叫。可为什么近几年突然听到频繁的布谷鸟叫声呢?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绿化好了,为鸟儿提供了栖息地。近年来,由于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活动的展开,在广元城区内的公园、广场、道路、大街小巷、公、铁路沿线、沟、河两岸到处栽植了香樟、银杏、桂花、梧桐等树木,现已逐渐长大成林。加上在道路、公园栽种的玫

瑰、水仙等花草争奇斗艳,城市就是一个大森林、大花园,怎能不让鸟儿们动心呢。此外,随着城市爱鸟活动的开展,人们的爱鸟知识增强,人鸟和谐相处,大家对野生鸟类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城市人也不再捕食野生动物和鸟类,有的还主动为它们建巢、投食,对受伤的鸟类和迷失道路闯入城市的野生动物进行救助、放养,使鸟类进城后生命有了保障。它们视人类为朋友,不再担心会伤害它们。近年来,由于城市开展治污减排,关闭了一批污染企业,开展了环境整治和污水处理,建起了污水处理厂,进行了垃圾分类和回收,提倡使用清洁能源和低碳出行,科学减排,使广元城区环境大为改善。空气质量优的天数占全年的99%以上,天变蓝,水变清,城市变森林,街巷都洁净,城里少噪声,为生物多样性创造

了条件,各种昆虫、鱼虾、微生物大量繁殖和生存,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所以,城市不仅是人类集居的地方,而且也成了鸟类生存的天堂。

如今,不仅有春燕、布谷和被农民俗称为“快割快黄”“李贵阳”等一批候鸟长途迁徙飞来广元,季节性生活在城市,而且还有很多常年在农村山区活动的非候鸟,如斑鸠、麻雀、鸽子、白鹇、鸳鸯、野鸭等也进入城市选址筑巢,安家落户,开始常年居住,进行觅食和产蛋孵子、繁殖后代的活动。甚至连长期活动在深山老林的猕猴、野猪、狐狸等也进城“探奇”。这些飞禽走兽进入城市,与市民共居,春季鸟语花香,夏天蛙叫蝉鸣,既增加了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使城市充满生机与活力,也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家园 本报记者 李涛 摄

# 如兰人生

●王倩

信纸早已泛黄,记忆却愈久弥新。你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一封信中告诉我,你在自己的窗台种了一株兰花,看着兰花就如看见了我,你便将一腔心血都奉献给了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生灵,每天给她浇水,凝神地看着她在阳光、微风、细雨中静静地生长。

当我们还在那个世界的时候,我能听见你对着兰花的喃喃私语,并愿意如兰花般静静地开放在你的眼里。

而今,我与你在一个远离战争和仇恨的世界相偎相依。宁静、淡泊、高雅,一如兰花。

你祖籍山东潍坊,祖辈耕读传家,后诚信经营商。你出生在上个世纪初的北国沈阳,以孔孟之道训蒙,天资聪颖,勤谨敏学,慎言笃行。西学渐行之时,你刻苦研习西医,怀揣治病救人以强壮民族筋骨之鸿鹄大志。弱冠之年你毕业于南满医学堂,后东渡扶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继续攻读医科。回国后,你以一颀拳拳报国之心毅然投身张学良将军麾下,在抗日战场的硝烟中救治兄弟同胞。未至而立,你已是一名国民党少校军官。那时戎装的你,玉树临风、气质俊雅,胸有大志、腹有良谋。

一名军医的神圣职责时,我还在遥远的汉口,在湖北女子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你知道的,我出生于湖北汉口的书香门第,世代礼仪传家,为当地名门望族。善吟诗作词,谱四书五经,遵循中华传统之仁义礼智信。豆蔻年华的我那时还不认识你,却与你隔空相望。我知道,在某个夕阳西下的午后,我会与你相遇。

我与你相遇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汉口。当我身染重疾回天乏力的时候,你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天使。你唤醒了几乎迷失的生命,情窦初开我便迷失在你睿智、坚毅的蓝眼睛里。我知道你比我大近20岁,我也知道你已两度娶妻两度丧妻,但我无法抵御你,我唯有相信宿命的安排。我那时还不知道,做你的妻子必定会经历人生最苦痛的风风雨雨,但我那时坚信,做你的妻子定会无怨无悔,一生相知。

国内战争时期,你所在的国民党某部被解放军整体收编。我们在嘉陵江边的小城万县度过了一段宁静、温馨的生活。我们的六子一女相继出生,他们个个都如你般聪慧善良。在你的相拥之情和儿女的绕膝之乐中,我知足、知乐,没有奢华的生活,却有真实的幸福。

我们体验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幸大灾。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离开万县,被发派到川东北的小县城旺苍。嘉陵江支流东河缓缓穿城而过,让我们常常怀念起在嘉陵江边的幸福生活。你也许从来就没有想到,余生会在这个曾经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度过。那个小县城距离你的家乡多远啊,在你漂泊的一生中,这便是你永久停靠的驿站。而我,也将在这里陪你长眠。

你从来就是个好医生,就算是在旺苍,在你人生的最低谷,你仍然孜孜不倦地救死扶伤,惟其如此,你的生命才有了价值,惟其如此,你才能在无休止的迫害中寻找生的勇气。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没有人不知道那个说一口地道普通话,温和、慈祥、耐心、医术高明的“老王医生”。这个长着蓝眼睛、高鼻梁的“老王医生”从人们无法想象的神秘生活中缓缓走来,却和小县城的芸芸众生亲密无间。

我不在乎身在何处,小县城旺苍因为你的陪伴一样充满生活的乐趣。但我在乎你的生存状态,你的不负责任的自我迷失,把我推向了生命的痛苦深渊。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你何以如此摧残你的思想,你是不愿清醒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而选择了混沌,还是你无力对

抗命运的折磨而最终残缺了身体?我永远得不到答案,因为你已无法给我寄飘散着兰花香气的信笺,你已然放弃了兰花的高雅和淡泊,你也终于放弃了与我的相知相契。你时而清醒,时而疯癫,清醒时默默无语,疯癫时吟唱京剧。那个年代的旺苍县人民医院,“老王医生”字正腔圆的京腔时隐时现,悠长而哀婉,声声如诉,声声如泣,声声有泪,声声带血。

你终于于1972年结束了生命,离开得无声无息。我无法知道你的灵魂脱离肉体的那一刻,是否获得了重生,是否重拾了丢失的记忆。但我知道,我的离去也时日无多,因为我无法也不愿活在没有你的世界里。1975年,当我的身体重重跌在租住的农民房中时,我获得了真正的解脱。那一刻,我终于看到了依然年轻英俊的你,你深情款款地向我走来,将我的手紧紧握在你的手心里。我和你,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再次相遇。

儿女把我们合葬在旺苍一杯小小的黄土里,这里离我们的家乡远隔重山,但我们却永远不再分离。

“绿叶淡花自芬芳,深山庭院抱幽香。惠质不堪逐流水,露华何妨润愁肠。何人轻步踏小径,几杯残酒倾三江。怜花还需解花语,花魂诗魄传潇湘。”我和你如兰的一生,虽几多苦难,但不失高雅,总芬芳馥郁。

# 利州赋

●唐林华

利州者,天府之北镇,秦岭之南极。夹三省乃致胜境,拥群峰而难蜀道。密林延绵无尽,仙气萦此不绝。山高水深,澄澈映青绿;人杰地灵,熠熠照古今。

古以蜀道之难横绝,六龙犹回,人尽望崖咨嗟。今乃条条大道,南来北去,迎客送往,出入惬意。或走马观花之逸者,或居庙思民之真士,或寻山问水或访亲觅友,利州之民尽喜纳笑迎。北倚明月栈道,邀君共此空中危岸,于绝壁噫风湍之哗,吁先贤之智,慨壮士之勇。南游昭化古城,登临烽火旧地,梦回吹角连营,品攻守玄奥。西步翠云古廓,沐山气森柏,若谒隐圣仙府;神佑剑门雄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抚膺长叹神工鬼斧。东入七里古峡,幽谷清泉,鸟鸣兽啸,恰似摩诘山居在望,接风洗染,红尘尽释,恍然登仙。

然则盛景难餐,举其冠者当城郊天壘。蜿蜒陡坡而上,登高望远,山环水抱,烟云点染。步入丹青,次第开卷:画染绿,绿藏水,水生气,气成仙,仙蕴人,人入画。既而凌危峭胜,臻上蟠桃读书;聆涛洗耳,遽然问道通俗。至于天池,和风拂面,升平幽香,把酒言欢,

# 大邑行

●成军

阳春三月,大地充满生机。正是旅游好时节,清明放假三天,与妹妹一家相约去大邑花水湾和刘氏庄园。

沿着京昆高速从广元到成都,这是一个经历从海拔高度1200米下降至500米的过程。一路上,山区、丘陵、平原景色各不相同,700米海拔落差导演出延伸300千米的各类风光,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大山的伟岸,丘陵的乖巧,平原的广阔,让人对大自然的杰作感慨万千。山村的宁静,都市的繁华,让人深感大地变化莫测。

平日3个小时的车程,由于交通拥堵,到成都已是下午2点多钟了。晚上6点,亲友相聚市中心一家餐厅,觥筹交错,开怀畅饮,不亦乐乎。

次日早晨,成都一片雾霾,预报不会下雨。吃过早餐,我们按计划向大邑方向行进。川西坝子的天空晴而不朗,房屋树木披上了一层薄纱,大地一片朦胧。成温邛高速车辆穿梭,风驰电掣。穿过大邑县城不久,公路在小山沟里蜿蜒。进入山地,雾霾渐少,空气也清新起来,山清水绿又是一片新天地。在一处溪水边,不少游人将汽车开到河边,一边清洗车辆,一边享受春光,甚是惬意。

到达花水湾已近中午,小小山沟里,温泉酒店一处挨着一处,共有十多间。这些酒店,建筑风格各异,规模大小相似,温泉票价相同。售价180元1张的门票,在网上订购只需150元。侄女早有准备,提前在网上订了几张。我们来自温泉之乡,这里的门票价格要比家乡高出3倍以上,自然对这昂贵的洗礼有些不忍解囊。还好,这里的经营者颇是大度,虽然预订了洗澡票,客人实在不买,他们也不在意,只要能到这里来观光,他们甚是欢迎,甚至上厕所也提供免费服务。来这里的游人的确不少,小车停满了停车场。泡温泉并非人们来此唯一目的,这里的风景确也值得欣赏。青翠的树木,漫山的野花,潺潺的流水,

# 他们都老了

●王景

这次放假,我得知大爷得了重病,于是和父母一起回老家去探望。大爷的头发由于病痛的折磨变得苍白,人也很瘦,感觉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走。家人一直隐瞒他的病情,希望能积极地面对病魔,不放弃生的希望。活着需要勇气,死亡更需要勇气。大爷生病期间,脾气像个小孩,喜怒无常,看着他无主、脆弱的样子,我们感到很心酸。我们欺骗他说,手术很成功,只要好好休息、调养,就没没什么大碍。他高兴地相信了我们的话。可是没过多久,由于生命垂危,大爷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无奈地摇头,可能癌细胞已经扩散,他们无能为力。于是,只能在医院输营养液维持生命。大爷的脾气很倔强,每次我们去看他,他总是不停地赶我们走,不想让我们看到他被他病痛折磨的样子。问他想吃什么,他也不说,只是说他想吃酸饭。每天晚上他都强忍着病痛,不肯呻吟一声。我们无能为力,看见亲人的生命在一天天流逝,我们却帮不到他。

大爷的一生真的很苦,他一辈子都在劳作,是中国典型的纯朴、善良的农民。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从读书的机会给我爸爸,从此在家里务农。他的字写得很好看,很工整,相信他以前一定很喜欢读书。他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孩子养大,女儿嫁的很远,不能照顾他,儿子在城里工作,也没有时间经常回家看他。而他一直也没有怨言,他拼命地种地,在中午十二点,

或知音共叙或故旧重逢或才子佳人或礼尚往来。啜斜月戴雾,饮莲子戏水,平湖春色,荷香漫天,餐秀抒怀,曲高众和,欢畅忘归。

闲水悠悠,造化利州。洞天明地秀之闲适,孕蜀道难跃之文华,成宜国积淀之古韵。啾啾北来,暗笑章邯凶韩信;涛涛南去,悲叹刘家变司马。哺彼武盟,煌煌耀长河;育此玄成,铮铮传千秋。凤凰高楼,凌空视全境;皇泽古寺,心怡醉神明。千年佛崖,缄口视大江;流水如逝,火急弊行此古迹,驻足观止。既而冬至,风潇潇万春色依旧,雪皑皑而水不结冰。共北国风光,享南国任意。女皇故里,物产甚饶,山珍为最,飞禽走兽,茶耳菇蒜,美不胜收。然味美绝奇,昔者夫妻冷淘(凉面)牵游子,天涯归思;今此猕猴桃血心惊米客,四方享誉。冷淘之奇出利州乃绝,猕猴桃其异自他山而心经。

然戊子震出,山崩地裂江河咽;利州动容,忍痛怀伤军民偕。积少成多,八方襄一难;迁散合一,绿水绕几家。尔来三载,废墟既建,东河出立,晏晏在望。春风似雨润村野,青笋如蒸出桃源。涅槃再生。逢彼国难,积淀人文胜人文;经此逆袭,大美利州更利州。

西欧式建筑,悠闲的游客,给这里造就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静谧便凸现了出来。山沟虽小,倒不失为消遣的好地方。

午饭四菜一汤,美味则在两道野菜中。饭后稍息片刻,前往刘氏庄园。

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收租院》,时隔30多年,大地主刘文彩的罪恶还记忆犹新。初游大邑,不知古老的收租院如今尚在?

安仁镇是一个古老的集镇,建筑风格中西式样结合,庄重、典雅、大方,各式院落造就了安仁镇特殊的建筑风貌,号称“川西建筑文化精品”。历经数百年洗礼,这些古建筑风貌依旧。集镇由好几条古街组成,主街上有一条有电车轨道一直通向刘氏庄园广场。买了40元一张的门票,在刘氏庄园门前留了影,然后进入庄园。庄园里院落一个接着一个,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叹不已。刘文彩的居室房里套房,卧室旁边还有一个吸大烟用的卧室,会客室就有好几处。在一间寿木陈列室,整整齐齐摆放着7副红漆棺材,棺材上精雕细刻着烫金龙凤图案。车库里陈列着一辆老式黑色轿车、一辆人力车、一顶花轿。在一间陈列室里,摆放着刘文辉辗转运回的一套檀木座椅,椅子上镶嵌着各色宝石,整套座椅价值连城。转了几个院落,刘文彩当年的奢华生活跃然眼前,其奢靡程度真是令人难以想象。来到收租院,一些实物和一系列大型泥塑充分展示了大地主刘文彩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刻骨仇恨及其坚决反抗。看到这里,我有些不安:今天的世界上,剥削与被剥削尚未完全消灭,压迫与反抗仍在继续!那些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何时才能彻底打倒刘文彩?

参观完刘氏庄园,已是下午5点多钟,这时,成都的亲友也呼唤尽快回去享受晚餐。沐浴着明媚的阳光,我们踏上归程。

太阳最毒的时候也要继续种地。仿佛土地就是他的生命,种地就是他的使命、他的工作。即使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刻,他还在担心他的土地,他养的猪。他不仅种地,养猪,还卖饲料,跑很远的路去收账。他就是这样累病的。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习惯了辛苦工作,不忙碌就不习惯。我对大爷了解不是很多,但他对我真的很好,每次过年回老家,他总是要给我拿新年钱,那是他辛辛苦苦的血汗钱。他总是热情地招待我们,把我们当客人。可是上天就是这么残忍,如此折磨一个老实人。他刚刚在老家修好一座新楼,还没有来得及搬过去住,就病倒了。他就是这样一个默默为他人付出,不求回报的人。

想到大爷,再看看自己的父母。他们也不再年轻,老爸两鬓已有了白发,写字时手偶尔有点颤抖,说话的时候有点唠叨,甚至街上的小孩把他叫爷爷,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妈妈满头的青丝如今也夹杂几丝白发,她也变成了个体态臃肿的妇人。但在我心目中他们永远年轻,他们为我付出了很多,我无以回报。他们从不给我太大的压力,每次打电话也只是问我过得好不好,生活怎么样。但是我明白他们对我充满了希望,我会背负着他们对我的爱与希望,坚定地走我人生的路。

岁月总是这么无情。有时候就是这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珍惜每一天,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趁一切还来得及。